

第十五回 活地獄忍氣吞聲 假慈悲寫經了願

詞曰：

曰恩曰愛，試問而今安在？眼瞎心聾，兼之口啞，何用大驚小怪。曾明蓋載一思之，已在地天之外。此等情人，若想為歡，定然遭害。

右調《蝶戀花》

話說翠翹認得是東生，正欲上前廝認，聽得小姐恁的稱呼，想著姥姥臨別吩咐，叫他見熟人切莫廝認，性命要緊之說，連連收住了口。暗點頭道：「我道我怎的得到這裏，原來是妒婦的計較。我且忍氣上前，又作道理。」含住眼淚，走近前，朝著東生道：「姑爺磕頭。」

東生一則初回，二則翠翹已死一載，那知他落難在此，三來裙布素裝，不似當時華麗也，再不想被這女平章弄在家裏。一見翠翹磕過了頭，因問宦氏道：「這女子從那裏來的？」小姐道：「爹爹在北京討來伏侍我的。這丫頭頭也能幹，擅新聲，彈得好弦子。」東生聞此二語，打動了他思翠翹的念頭，不覺一陣心酸，淚盈眼眶。故推整衣，拭了情淚道：「他叫甚名字？」小姐道：「叫做花奴。」東生道：「花奴，你起來，好生伏侍小姐。」翠翹含淚應了一聲，起來立在宦氏身邊。東生一眼看去，驚得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目瞪口呆。這花奴兀的不是王翠翹！暗暗叫苦道：「罷了，中了這妒婦計了！他當時不認我娶妾，正是此意。今日教我如何招架，如何解救！可不苦殺翹兒也。這是我害他了！」忍不住淚流滿臉。宦氏道：「相公因甚下淚？」東生道：「起服在邇，念及你婆婆，不覺心酸淚下。」宦氏道：「相公若為婆婆淚下，可謂至孝矣。」翠翹見東生如此牽情，那眼淚兒那裏禁得，便撲簌簌吊將落來。恐怕宦氏看破，即推故走進去了。有古詩為證。

詩曰：

今日何迂次，新官與舊官；
笑啼俱不敢，方信做人難。

宦氏心知二人情況不堪，暗暗歡喜道：「這番奈何得他有趣，強似殺這淫婦一刀矣。待我慢慢處置他。」吩咐整酒，替相公洗塵。東生道：「途中勞頓，不堪任酒，則索罷休。」小姐道：「花奴頗擅音律，叫他在旁司酒，強飲一杯，以慰久闊，勿阻妾之敬意。」東生無奈，祇得勉強應承。

須臾酒至，二人坐下。宦氏叫花奴來斟酒，翠翹至，執壺斟酒。小姐道：「姑爺是要進前伏侍的，但不要違老夫人之命。伏侍管待無妨，我不比那喫醋拈酸，不能容人的婦女，今日卻要你多勸相公喫幾杯。」翠翹斟酒，東生如坐針氈，幾遍價欲待掀翻桌面，推倒酒罍，抱著翠翹嚎天痛哭。那禁宦氏甜言蜜語，嘻笑諧謔，頻斟苦勸。東生堅辭不飲。宦氏道：「君再不飲，吾將效王愷故轍。」遂對翠翹道：「若不能勸姑爺飲此巨觥者，即以軍令施行。快持觥跪奉姑爺！」翠翹不敢違命，低頭奉酒，跪在東生前。東生手足無措，勉強一飲而盡，道：「小生已如命矣，幸恕花奴之罪。」小姐大笑道：「吾能為王愷，君不能效王敦！此酒可謂美人飲也。」東生道：「小生之惡醉強酒，亦猶王導當日之以人命為重也。」宦氏道：「相公可謂惜花人矣。花奴，再獻姑爺酒。你善胡琴，可彈一曲，勸姑爺飲。」翠翹不敢違命，取胡琴，將壺斟酒。在東生、宦氏面前道：「姑爺、小姐請酒，花奴奏胡琴侑觴。」小姐道：「祇揀上好簇新中聽的彈上來。若彈得不好，卻是要打的哩。賞你酒一鍾，肉二片，先喫後彈。」翠翹不敢不喫，東生看了心如刀割，淚從肚落。翠翹是打怕的人，怎敢違拗？整頓胡琴，和平韻律。因觀東生昔是同床侶，今為席上賓，相看而不能相認，感慨興亡，成悲今日，遂彈云。詞曰：

妾身薄命落娼家，嫁得良人實富華。
綺羅隊裏笙歌迭，翡翠營中音律奢。
迤邐兩隨風泊，又向侯門寄浪槎。
笑啼不敢如無我，喜怒由人祇問他。
聞道主翁千里返，相逢卻是舊農家。
一為座上風流婿，一為廚下小庸娃。
四目相看生氣斷，兩心相照死爭些。
漫把胡琴調舊怨，悲哉今日實堪嗟。

悲今日兮，位次何迂；
憶舊事兮，按拍長吁。
相逢不語兮，肝腸欲斷；
何時重會兮，雙雙同飛！

彈未畢，淒風楚雨，啾啾唧唧，撲至筵前。宦氏亦正襟危坐，愀然不樂。東生則兩淚交流，不禁涕之無從矣。而翠翹心灰腸斷，涕泗交橫。東生怕露出腳色，便隱几而睡。宦氏道：「花奴，我叫你勸姑爺酒，怎彈出恁般詞曲，將姑爺彈得睡著了？姑爺不醒，卻要打你。」東生連連抬頭道：「卑人不睡，聆音察理，隱几少思維耳。此曲真是彈得好，訴自己情衷，令他人耳聰，妙妙。」宦氏道：「果然好，知音者芳心自懂。但調太淒愴，殊非下酒之物。再彈一曲，要使人聞者神爽，乃怨爾之罪。」東生道：「一之為甚，何必再也。」宦氏道：「再斯可矣，庸何傷乎？花奴再彈上來，遲則重責不貸。」翠翹含淚道：「姑爺小姐請酒，待花奴再彈一曲好的。」乃復整弦彈云。詞曰：

凌扶搖兮憇瀛洲，要列子兮為好仇。
餐沆瀣兮帶朝霞，渺翩翩兮薄天遊。
齊萬物兮超自得，委性命兮任去留。

這一曲彈完，聞者心曠神怡。東生道：「高若崇山，宛若流波，美哉，胡琴技至此乎。」宦氏道：「飛纖指以馳驚，紛澀口以流漫，果是絕妙好技，請相公滿飲大白以賞之。」東生無奈，又強吞了一杯。眼中看了翠翹恁般折磨，講又講不得，說又說不出。自懊恨，自埋怨，自憐惜，暗暗心疼，坐立不安，那有心去飲酒。況聽那樣傷心曲調，一發割肚牽腸，吞聲忍氣。但祇怕難為了翠翹，故勉強下酒。

宦小姐快心滿意，騰倒得他二人對面不能識認。一為座上主翁，一為筵前歌婢，見他兩下，眼彷徨，耳熬煎，不能一言相通，半語安慰。冷眼觀了，又可憐，又可笑。道：「今日一席酒，足消十年之氣矣。」翠翹上前不是，退後又不是。看了宦小姐，乃銅肝鐵膽的女羅剎；看了那東生，乃情深義重的舊夫君。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懼。喜的是良人見面，懼的是羅剎當前。翠翹暗道：「宦小姐，宦小姐，你恁般笑耍我兩個，好狠心也，好妒毒也，好刻薄也。別人之妒，不過打罵相爭，吵鬧使氣，名分猶然是妾，也好上前分解得兩句，丈夫也好衛護得半聲，旁人也好方便得一言。你用了這樣的毒計，借了娘家的名色，將我劈空擒來，打入使女班中。夫婦相逢，明明認得，不敢廝認；實實有情，不能傳情。他明知我二人情熱如火，卻以冷眼待之，絕不認真，一味嘻笑怒罵，也不管活活的逼死他的夫君。正是：黑蟒口中線，黃蜂尾上針，兩般猶未毒，最毒婦人心。宦小姐好狠也，宦小姐好狠也！我翠翹生不能報你之荼毒，死當為厲鬼以啖爾魂！」

值更闌人靜，宦小姐看他二人，生不得死不得，坐不安立不穩，暗道：「也夠這一對孽種受用了。罷，今日且饒他一著，明日再擺佈他。」對東生道：「相公倦極無聊，似不任酒者。想鞍馬勞頓，多管要睡也。」東生正在難過時節，聽得此言，好似天子降下赦書，將軍傳來免帖，慌忙道：「連日辛苦，十分神疲力倦，不能暢賢妻雅意，來日精神旺口，再當領教。」小姐道：「夫婦之間怎說此話。」叫花奴撤了酒筵，掌燈進房去。翠翹便喚值廚的收了酒席，秉燭房中道：「燭已有了，請姑爺、小姐回房。」宦小姐道：「相公請行。」東生道：「同行就是。」

來到房中，東生道：「花奴叫他去睡吧。」宦氏道：「要他原為伏侍，相公睡了他再去未遲。花奴，替相公脫鞋襪。」翠翹怎敢不遵。東生祇要完事打發他去睡，連忙脫了衣服，鑽上床去睡了。花奴立在那裏，候服伏小姐，隨即與他卸下首飾，要拿湯來漱口，替他通了頭，又要拿湯淨面，要爐內焚香。然後替他脫了膝褲，換了睡鞋，等他上過了馬桶，拿湯來洗了坐腳，服侍得個不耐煩，宦氏自己也覺得有些厭起來，方吩咐道：「你去睡吧。」

翠翹歸得房，已是五更時分。想道劍老燕山，珠沉海底，這活地獄何時脫得，不如一死黃泉，倒是一了百了。解下一條拴腰汗巾，欲去自縊。轉想道：「一死有何難處，但我無限傷心苦楚，不能與東生一罄，若死在此處，雞犬不如。且甘心忍耐幾時，東生少不得要生一個計較救我，大抵續緣二字則索罷了。也不知前生做甚歹事，今世恁般填報。」流淚吞聲，徹夜不寐。

卻說東生上床，身雖伴著宦氏，心中實慮著翠翹。暗恨道：「這潑婦怎用出恁般絕計，如今已落在他圈套中，緣情一節是不消妄想了。但怎生用一奇謀，脫了翠翹的苦海，等他另尋生路方好。若隨他恁的胡行，不是逼死必然弄死矣。在這妒婦，立視其死，祇當拔去眼中一根釘；在我，視死不救，豈非假手殺之耶。我那嬌嬌滴滴的翠翹，能禁幾個磨滅。這妒婦明知我兩人??認，故做不知，大肆其梟張狼顧之心，其惡焰正未有抵止哩。」計無所出，展轉竟不成眠。

次早起來，在家坐不住，收拾些禮物到岳母家去探望。宦夫人接著，道：「賢婿幾時回的？」東生道：「昨日。」宦夫人道：「你丈人恐女孩兒當家心煩，特從京中討一使女來伏侍他，可中用麼？」東生道：「上好。」宦夫人道：「這丫頭在我手中用過半載，頗知法度。賢婿卻要尊重，勿使此輩放肆。」東生道：「小婿不是那等人。」宦夫人道：「你妻子也是恁般說，倒是老身過慮了。然少年讀書人，多有犯此病的，胡要說明。」東生唯唯而已。

晚上回來，祇見宦氏坐在中堂，花奴跪在那裏。東生魂膽俱消，救之無策。祇得賠著笑臉，走進堂上道：「賢妻甚事生嗔？」宦氏笑迎道：「說來甚是好笑，正欲待相公到家，拷問這賤婢。昨日之酒，散也未遲，哪裏就辛苦了。平日相公未回，我定坐三四鼓方睡。那爭昨日一晚，今早他替我點妝抵鬢，星眼紅暈，語倒言顛。我問他為甚事作此光景，他道心感舊事，偶然如此。我乃甚等人家，容得恁般裝妖作怪的賤婢。好好從直說來，其言有理，自當原情；若胡支胡掩，我這裏上了搵子，發還老夫人活活敲死這賤人！借重相公，先替妾身拷問一番！」

東生、翠翹聽了，四目相視，魂魄都不知那裏去了。東生忖道：「若不應承拷問，他必要叫人行杖，翠翹定然受苦；我若拷問，怎下得手！」展轉思量，忽然有悟道：「卑人方回，拷打求再遲一日。花奴，有甚心事從直快些招來，免小姐生怒。」翠翹淚流滿臉道：「待花奴自供。」宦小姐道：「丫頭，取紙筆把他。」翠翹提起紙筆，兩淚交流，稟道：「花奴生死，盡在小姐手中，祇求大發慈悲，赦奴一死。」宦氏笑道：「你且供來。」東生恨不得跪下去替他討饒，怎奈一毫不涉著他，又是丈人送來的使女，哪裏鑽得進身子去。這叫做啞子喫黃連，苦在心裏。宦氏見他二人如此恩愛，偏要裝威作勢。翠翹那時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算來東生不能救他，研墨揮毫，一筆供就云：

供狀婢花奴，供為猿聞斷腸事：婢生北京，父遭冤難，墮落娼家，從良遠嫁臨淄。值夫主他出，流陷侯門。奴顏婢膝，榆楊易長幾春秋；垢面蓬頭，鏡匣塵埋多歲月。曾憐薄命，欲將金剪斷青絲；淚滴紅顏，幾折玉釵銀燭冷。思鄉路遠，更更點點碎愁腸；思夫莫覓，日日時時彈血淚。法外施仁，使妾身皈經皈法而皈佛；五中戴德，祝小姐多福多壽以多男。披肝瀝血，所供是實。

獻上宦氏，宦氏道：「原來你也是有丈夫的，但事勢不同，境界各異。既在這裏，就要行這裏事。喇喇唧唧，象甚規矩！」對東生道：「花奴丈夫也在臨淄，相公若去，替他訪問一聲。若得他夫婦重圓，也是天上人間方便第一好事。」東生唯唯。宦氏道：「你既想出家，我自當慈沐浴。」

翠翹回房想道：「虧得一紙供狀，倒也得他開了一線地步。雖不能夫婦完情，也暫避當場出醜。且我滿腔怨恨，無門控訴，正好向觀音大士前哀告苦情。我翠翹如此命蹇，立著活現現的丈夫在跟前不敢廝認。若使當日竟出了家，也免了許多醜態。到如今弄得不上不下，難進難退。」正是：

早知鴛牒難憑信，悔不當初竟出家。

且聽下回分解。

